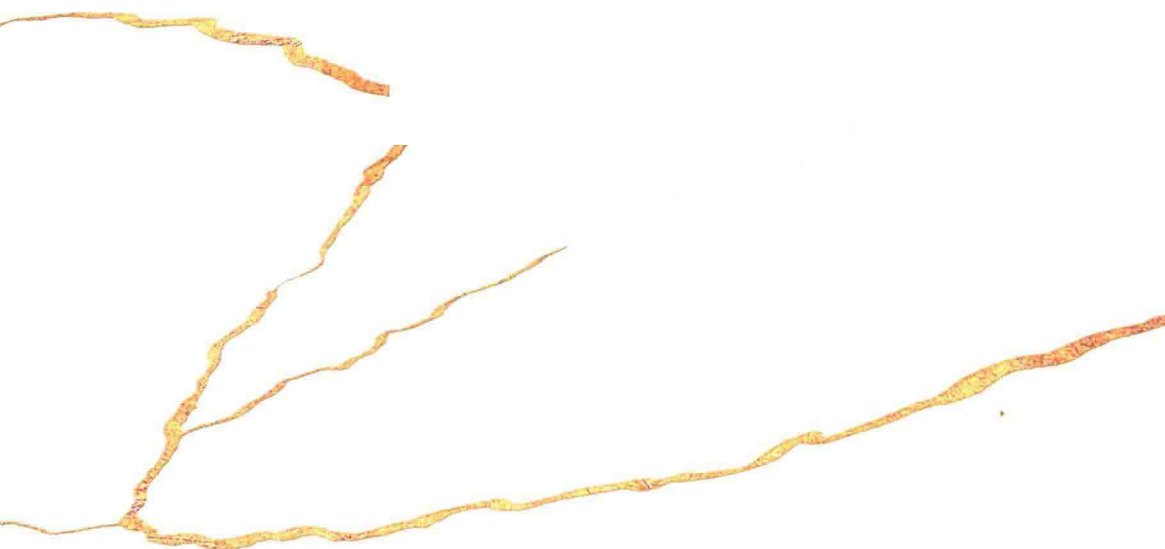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

# 折花战刀

冶生福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

冶生福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

# 折花战刀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折花战刀 / 冶生福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225-05110-9

I. ①折… II. ①冶…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0277 号

## 折花战刀

冶生福 著

---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 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x1010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7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5110-9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部



1936年的夏天，祁连山下，浩门河水猛涨，河水穿过大半个草原向东匆匆而去，河中还有两只小动物浮在河面上，随波一浮一沉。河两岸，青草疯了似地生长，那颜色里加了一层又一层的黑色，使青草竟然有了祁连玉一样的墨绿来。

再往远处看去，大坂山在云雾里探头探脑，那山顶的积雪常年不融，就如同身后的岗卡什雪山，哪怕是夏季，也保持着最后的洁白。那就是雪山的高度。

在这里，回民居住的地方叫“庄”，撒拉居住的地方叫“工”，藏民居住的地方叫“德洼”。回民唱的是“花儿”，撒拉唱的是“玉儿”，藏民唱的是“拉伊”，祁连山下这片草原上的草已练就了能辨各种歌曲的本领。

此刻从草原深处跑来两匹马，一前一后，一红一白，在草原墨绿色的背景中像一阵风，在草尖上滚动。

骑白马的是回族哈木宰，他从大通来这里走亲戚，骑枣骝马的是藏族扎西，他的德洼就在草山背后。

叭！马鞭声在雨后初晴的草原上清脆地炸响，一些鼯鼠躲进洞里睁着大眼睛看着洞外。每天这一红一白的马总要在哪里比赛，看着远去的马，鼯鼠扭着肥胖的身子从洞里挤出来。

哈木宰回头望望身后，扎西的枣骝马在风中夸张地舞动着蹄子，那姿势让哈木宰不由陶醉起来，扎西弓着腰，更像是长在枣骝马背上。

草原的兄弟，哈木宰心里说了一遍。

枣骝马带了风，也带来了扎西的“噢噢”声，在这个时候，哈木宰才突然理解噢噢声属于扎西、属于德洼、属于草原，而不属于他的村庄。

远处的青草突然向白马这边冲了过来，白马稍惊了一下，原来是右前方刮来的一股无名之风，把哈木宰的白顶帽一下掀到空中。白帽在地上翻滚着，最后反扣在老鼠洞口，让站在洞口的肥墩墩的老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哈木宰一分神，扎西的枣骝马就跑到前面去了，那扬起的红尾巴在风中燃起了一团火，只见扎西弯下腰，一伸胳膊，红布就到了他的手上，在风中呼啦啦地响。

哈木宰一看输了，失意地勒住马，头也不抬，调转马头去追白顶帽。白顶帽在墨绿色的青草里很显眼。哈木宰心里有点生气，大白马惭愧地放开蹄子朝白顶帽冲去。这地方老鼠洞特别多，一般人是不会在这种地方赛马的，那一个个隐藏的小洞可是一个个陷阱，马蹄子一踏进去，往往会伤筋动骨。可是哈木宰和扎西认为这里更能比出马的敏捷来，任凭放马狂奔，跑了好几天，也没什么事。

扎西看着气呼呼的哈木宰，不禁为大白马捏了一把汗，不过大白马小心地绕过了那些暗藏杀机的老鼠洞，接近了白顶帽。哈木宰双腿夹紧马肚子，哧溜一下弯下腰去，白顶帽已拿在左手里，又噌地挺身坐正，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一点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啰嗦劲。

哈木宰看着扎西手中舞动的红布，再也没看扎西的脸，大白马慢腾腾地朝墨绿色的草场走去。哈木宰翻身下马，仰面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白云。

哈木宰这两天有心事，一天早上他从梦中醒来，突然发现脸上长满了黄中泛黑的胡须，脖子上也长出一个硬疙瘩，姐姐看着他的呆表情一个劲儿地笑，那笑让哈木宰又气又有点难为情。

哈木宰的姐姐从大通翻过大坂山嫁到了这里。每年夏天，姐姐家忙成一团。哈木宰本来在清真寺里念经，可是形势变了，马步芳到处派兵、抓壮丁，铁匠爷不忍心哈木宰当兵，就让哈木宰的父亲连夜翻山把哈木宰送到了这里，一来躲避马步芳派兵，二来帮姐姐干点活。

这里天蓝、草绿、羊白，还有剽悍的大白马，草原以它的宽阔诱惑着哈木宰。哈木宰欣喜若狂，至少他可以不用去清真寺念经，也不用去小学识字了，他害怕大阿訇的木板子。听人说大阿訇是从河州来的，有很高的学问，络腮胡子，常穿一身灰长袍，灰袍子上还有几个补丁，走路总低着头，不夸人，不说人，也不轻易看人。但只那么一瞥，便能把人看个八九不离十。哈木宰害怕这种眼光，在大阿訇的眼光下，哈木宰是没有秘密的，所以在在大阿訇面前他从不撒谎。

哈木宰当然记得清真寺里的那些事。那天，咕咕的鸽子叫声从清真寺的房梁上传下来，急切地呼唤着他，哈木宰坐不住了。他扔下经板，抱着大木柱，噌噌噌地爬了上去，摇摇晃晃地走过房梁，那鸽子叫声消失了，哈木宰似乎听到了鸽子紧张的心跳声。

一只刚长出青毛的鸽子在哈木宰的手中挣扎，他提着翅膀朝地上得意地挥着，地上的孩子们紧张地盯着他，大气都不敢出。等他下来后，大阿訇就站在木柱子后，脸色阴沉。

“拿过来，一只鸽子七条命，你还得起吗？”哈木宰连忙把鸽子交给大阿訇。

“左手！”大阿訇说。

啪！板子就打在哈木宰的手上。大阿訇的板子有一尺多长，顶端还有一个眼，一板子下去一个泡。痛和麻顺着哈木宰手掌心一点一点地传过来，哈木宰一动都不敢动，他罩在大阿訇的眼光中，耳边是狂风暴雨，他等着挨第二下，可是那板子没再落下来。

“放回去！”大阿訇的话斩钉截铁。

哈木宰乖乖地爬到了房梁上，一紧张，左脚一滑，连人带鸽子摔了下来。哈木宰在同伴们的惊呼声中索性闭了眼，可是他没感觉到痛，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大阿訇怀里，那小鸽子也安稳地卧在大阿訇的左手里。

“没有金钢钻，少揽瓷器活！”大阿訇把哈木宰放在地上。只听噌噌几声，大阿訇就把鸽子放回了窝里，又轻手轻脚地落在地上，哈木宰们张大了嘴。大阿訇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大吼了一声：“念经去！”

那时哈木宰就觉得大阿訇不简单，看看他的身板，看看他走路的姿势，就知道是练过武的。

那是个斋月，哈木宰封过斋后，抬起经板念起经来。经板是爷爷用牛肩胛骨做的，用磨石磨光。大通煤矿多，青泥也多，爷爷就托庄上下井的煤娃带回来，堆在窗子下，和上水在牛肩胛骨上涂上薄薄的一层。

青泥干后，大阿訇就用竹笔在经板上写些阿拉伯文，先是字母，再是词，最后是经文。

这一天哈木宰没念会经，早晨一封完斋，就急吼吼地往清真寺跑。哈木宰有他的打算，早点去还能问问其他人，大阿訇是不会打一个早到的人的。

天还黑着，月亮清秀的光芒洒在哈木宰的脸上、肩上，村庄在安静中沉睡。

清真寺里一个人都没有，哈木宰轻轻推开大阿訇的房门，大阿訇不在，他又到洗小净的水房，水房里也空落落的，哈木宰又到礼拜殿，里面黑乎乎的。

这时哈木宰听到一阵呼呼的风声，风声是从水房后传来的。水房背后有一处空地，夏天时大阿訇还种着些菜，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空地上的菜都收到窖里了，空地成了哈木宰们的乐园。

走进空地，哈木宰突然看到一朵朵银花盛开在月光下，银花在大阿訇的手中越开越茂盛，越开越大，嗖嗖的银刀劈开了空气。在大阿訇手中，空气仿佛被砍成了一绺一绺的碎布条。

大阿訇早就发现了哈木宰，但他并没有停下来，反而一口气把刀密密地拨出去，上下左右，密密的刀风紧裹着他。舞了好长时间大阿訇才停下来，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大阿訇把刀插进刀鞘，向哈木宰走来，哈木宰觉得大阿訇又变回了平常的大阿訇了，弯腰低头驼背。

“你看见了什么？”大阿訇问。

“我没看见阿訇练刀！”哈木宰说道。

“哈哈，聪明，过来！”大阿訇说。

哈木宰小心翼翼地走到大阿訇跟前，大阿訇的手把他从头摸到了脚，甚至没放过他的私处，哈木宰难为情地躲开，大阿訇笑了。

“儿子娃娃绊三绊，你的骨头硬，明天跟我来练武，不来那板子就是你的对头！”大阿訇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一练就是七八年。

那天，哈木宰要走，大阿訇让哈木宰去见他。

“‘哈木宰’是什么意思？”大阿訇问。

“这是爷爷起的名字，我不知道。”哈木宰说。

“‘哈木宰’在阿拉伯语中是狮子的意思，也就是儿子娃娃的意思。”大阿訇说。

大阿訇从柜中取出了一把战刀，是一把满尺弯刀，战刀的把柄全是由层层黄铜、牛角、白铁片堆叠而成，上面还有星星、梅花图案。匠人还

是很用心的，又用红铜打了一个护手，护手上刻着一条龙，还系着一个防脱落的小皮带扣。鲨鱼皮的刀鞘，刀鞘头上包着一层刻龙的黄铜皮。哈木宰慢慢抽出了战刀，只见刀身上有一个手印，哈木宰知道这就是黄河边上大河家保安刀子特有的标志。

刀身青白相间，不像其他刀子那样银光一片，哈木宰觉得这刀也没什么特色。

大阿訇说：“练刀之人，先要知刀。你看这花纹，这就是传说中的折花刀，它可是保安铁匠打的，费十几道工序，先用一层铁片夹一层钢片，叠成十一层，捆绑起来放在炉火里烧，钢花四射时，再锻打，烧几回，打几回，还得用钢钳拧成麻花状，打平，淬火，开刃，还要放在白矾水中煮，这样钢的颜色和铁的颜色就不一样了，青的是钢，白的是铁，再用开水煮过的麻黄草抛光。这样折花刀既有钢的坚硬，又有铁的柔劲。”

哈木宰这才认真地看起刀身来，只见刀身上的花纹像木头纹，又像松树叶，还有点像花朵，可哈木宰觉得还是更像黄河的水纹。

大阿訇说：“这把刀是按照苏联哥萨克的战刀打制的。哥萨克，也是骑兵中的儿子娃娃，就是苏联老毛子，当年我们还跟他们打过仗呢！你再看看，这刀身上面有一个手印，这手印可是正义之手。当年有一个保安铁匠刀子打得好，一位当官的就让他打刀，可是铁匠不答应，当官的就砍掉了铁匠的手。当地的铁匠为了纪念他，就在每把大河家刀子上刻了一个手印，这个手印可是刀客子心中的秤，不为正义就是行亏的刀客子。我的这把战刀只沾着敌人的血！挥两下试试！”

哈木宰挥了两下，既顺手，又轻便，简直像是为他订做的，轻轻一挥便把空气劈得呜呜响。

哈木宰被送到了草原上。

每天早上，哈木宰早早起来洗过小净，礼过拜，避开人们在草原深处练刀。这六七年的功夫也没白费，他也能把刀舞出一团团银花，渐渐地练

刀地方的草被战刀削成了一个圈，圈外青草茂密，圈内青草稀稀拉拉的，草原上起的最早的旦措奶奶总是第一个看到哈木宰从草丛深处走来。

哈木宰望着蓝天，想着大阿訇的事。但大阿訇只说过一句老毛子，再也不肯说过去打仗的事，问得紧了，他也只淡淡地笑笑说：“好汉不提当年勇！”

突然，哈木宰感觉到什么东西钻到耳朵里了，就噌地坐起来。只见扎西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勾头草，那草蓝汪汪的，扎西笑得腰都弯了下去。哈木宰抓住扎西的肩膀使劲摇了摇。

扎西知道哈木宰生气了，就安静地躺在他旁边。这两天哈木宰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心事重重，扎西也不好问，就跟着哈木宰在草原上晃来晃去。

“到军马场看马走！”扎西说。

哈木宰跟在身后，两匹马一前一后，走向草原深处。

在军马场，哈木宰看到许多骏马，头小，脖子长，四肢发亮，毛上像打了一层青油，眼睛里发着光。哈木宰从许多人口中得知这种马叫大通马，也叫青海骢，是自古传下来的名马。

当军马场的数千匹马一起跑起来时，整个草原都会震动起来，大白马和枣骝马也躁动不安，跃跃欲试。大通老家有马，但大都是耕马，一匹匹看着都是低眉顺眼、蔫头耷脑的，那些田地和矮小的马圈把马的本性都给消融了。

虽然哈木宰的大白马在家乡田地上默默低头干活，可一到大草原，蹄子一踏上草，那存活在它记忆深处的东西又复活了，大白马的头抬了起来，蹄下的声音一天比一天响亮，大通马的遗传基因被这浓烈的草香熏活了。

大白马是能跑出一阵风的。哈木宰和扎西比拼了好多次，扎西的枣骝马和大白马不相上下，有时是哈木宰胜，有时是扎西胜。

看过军马交配后，哈木宰和扎西脸涨得潮红，哈哈一笑，又彼此不看对方的脸。但他们明白自己长大了，心思开始像天上的云彩变化无常。

在草原深处，他们总是耸起耳朵期待着另一种声音，这就是草原上的歌声。

草原是歌声的母亲。这里有回族、藏族，还有蒙古族。回族唱宴席曲，藏族唱拉伊，蒙古族唱长调。不过大家更喜欢一种野调，野起来能让人心潮澎湃得想跑过大坂山看一趟尕妹去，雅起来却又能让人正襟危坐，这就是花儿。当然花儿一般不在庄子里唱，因为它有着火一样狂野的内核，那内核能烧去披在身上的衣服及伪装：

雨点儿落在个石头上，

雪花儿飘在了水上；

相思病得在个心肺上，

血痴儿结在了嘴上。

身下是绿绿的草，头顶是蓝蓝的天，周围是说悄悄话的虫子，听着花儿想着心事是再爽快不过的。

哈木宰和扎西都知道谁的花儿唱得最好。

她就是卓玛，部落头人的女儿。

卓玛身材娇小，脸蛋粉红，乌黑发亮的头发上顶着镶有红珊瑚和绿松石的银泡。卓玛有高贵的气质，还有一颗善良宽容的心，人们都说她是草原赛马会上的一朵格桑花。

尽管家里有人放羊，可卓玛拥有一群自己的羊，每天早出晚归，赶着羊群走过草原，走过小河。她喜欢草原的气息，更喜欢一个人坐在草丛里想心事。她嘹亮的歌喉唱亮了东方，她撩人的拉伊唱红了西边的云彩，那些云彩被她唱成了彩色的羊群。当日头收回它的光芒时，天上的羊儿和地上的羊儿一起在卓玛轻轻的皮鞭声中静静地回到羊圈。

卓玛放羊的路线从不改变，哈木宰和扎西常骑着马守在她出行的路上，守在天刚露出鱼肚白时，守在晚霞飘飞之时。

当卓玛的头羊出现在视线里时，扎西总会让马朝前走几步，说：“德冒！<sup>①</sup>”同时夸张地弯下腰去，哈木宰就在一边偷笑，看着扎西紫铜的脸色在清晨的微光里发出些许亮光来。

可是每见到他们，卓玛只抿嘴一笑，挥挥小皮鞭子，蓝色勾头草上的种子向两边迸裂开来。

晚上，扎西拉哈木宰到他帐房里聊天，还偷偷拿出一瓶青稞酒，倒了一小盖酒递给哈木宰。

“不行，不行，酒对我们回民来说是‘哈拉目’<sup>②</sup>，我不能喝！喝了要下地狱的！”哈木宰边说边把头摇成了拨浪鼓。

“不喝酒真是可惜！”扎西说。

“你说，卓玛今天笑什么，是不是看到了我漂亮的腰刀！”扎西凑上来问道。

“可我也有腰刀呀，还是折花战刀呢！”哈木宰笑着说。

“我借你十个胆，你也不会给她说个‘德冒’！”扎西说。

这话哈木宰承认。哈木宰是个一见女人就脸红的人，不知为什么今天他却看不惯扎西那一厢情愿的想法。他很想提醒扎西，卓玛是部落头人的千金，而扎西却什么都没有。哈木宰看着扎西真诚的脸，不想戳破这张纸。

说实话，哈木宰觉得卓玛很可爱，她直爽干脆，完全不像老家那些整天低眉顺眼的大辫子姑娘，一见生人就往门缝里钻。有几次哈木宰甚至梦见了卓玛，可是他知道，弟兄之间这些话是不能说的。

“她笑你头上有根羊毛！”哈木宰说。

“真的吗！”扎西大惊失色，抽出刀，借刀照起来。

哈木宰在一边哈哈大笑，这晚扎西边喝酒边唱拉伊，唱了一夜。

忧伤的曲调，总让哈木宰想起自己的家乡。

---

①德冒：藏语，你好。

②哈拉目：阿拉伯语，意为非法的，禁止的，不合教法的。

草原的天空是个魔术师，你总能遇见奇迹。在这个山坡上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骑马过了那个山头，就是乌云成团、雷雨交加，再往高处走，甚至有时还会突遇六月飞雪。

傍晚时候，天开始变脸了。一堆又一堆的云彩似乎商量好了，凑到一块儿，一阵低声密语后，脸色阴沉下来，变得怒气冲冲，云层里不时抽出一两道电光。

哈木宰和扎西早早守候在卓玛回家的路上，这个守候点是两人精心设计的。哈木宰认为，不能离卓玛家太近，也不能太远，一来怕卓玛家的人看见，二来还能多陪着卓玛走走。

乌云脸色越来越难看，像有人把巨大的墨汁瓶狠狠地扔到天上，碰到蓝天又砰然碎裂，那墨汁全倒在白云上。哈木宰感觉快到世界末日了。乌云捏紧了拳头，准备随时从空中以闪电的力量狠狠砸向大地，砸出心头的愤怒。

哈木宰和扎西闻到了雨水浓重的腥味，可卓玛的头羊还没来，羊群此起彼伏的叫声似乎埋在了深深的草原，卓玛的黑马似乎也隐藏在远处那些乌云里。

大白马不安地刨着地，枣骝马晃着脖子，打着响鼻。老人们说过，马通人性，马的心思人不知道，人的心思马却知道。

“雨来了，卓玛没来，我们找走！”哈木宰看看天空。

“再等会儿！”扎西说。

“走！不等了！”哈木宰用腿一夹，大白马跑了起来，扎西紧随其后。

跑着跑着，雨点劈头盖脸地甩过来，这是雨头。跑了几步，两匹马钻出了雨帘，不一会儿又钻进了新的雨帘。此时草原上全是雨点、风声，大白马和枣骝马穿过雨点，朝卓玛的草场跑去。

哈木宰说：“这么大的雨，我们分开找！”

扎西说：“呀！”两匹马消失在雨中。

雨点打得哈木宰脸隐隐作痛，他一闭上眼，就看到卓玛粉红色的脸蛋在雨中发抖。大白马越跑越快，突然一道小土墙向哈木宰迎面扑来，这是草场的界线，勒马已来不及了，哈木宰紧紧盯着小土墙，硬着头皮，把身子半立起来，大白马扬起前蹄，漂亮地纵身一跃，竟然跳过了这小土墙。

这个动作他只在马步芳的军马场里见过，那些骑兵们骑着马跳过一个障碍物，战马那潇洒连贯的动作让他羡慕不已。

没想到大白马还能做这个动作，哈木宰高兴得直打哆嗦。

前面的雨不管不顾地泼过来，在唰唰的雨水声中哈木宰隐隐地听到了狼叫声！

哈木宰怀里揣着一只打狗棒。打狗棒不是木棒，是用细皮绳拴着像秤砣样的铁块，套在手中，挥打出去威力惊人。哈木宰知道，草原上的人非常喜欢狗，狗成为家庭中忠诚的一员，帮他们守家，帮他们看羊。骂人可以，但是绝对不能打狗。所以这打狗棒从来没用过，只不过在危急时候拿

出来吓吓而已。

现在情况危急，已不是打狗棒所能解决的，必须刀刀见血。哈木宰抽出折花战刀，呛啷一声，战刀发出金属摩擦的响声，在雨水的激打下，折花战刀通体透亮。哈木宰似乎听到折花战刀的脉动，折花战刀的花纹竟然像条龙！

狼群围着卓玛的羊群，卓玛骑着马挥着打狗棒。可是狼分几路进攻，卓玛的几只羊还是倒在了血水中。

看到大白马，卓玛放声大哭。

哈木宰左手握着折花战刀，慢慢弯下腰，大白马朝狼群冲过去，只听噗的一声，刀划过狼身，狼头朝前滚去，狼腿还在地上抽搐着。

狼群躲开哈木宰的折花战刀，分散开来。哈木宰突然发现狼群总是跟着一只老狼走，这就是狼王，只有杀了它，狼群才会散去。几只羊已倒下了，可狼还在围攻着羊群。

哈木宰绕了一个圈，追着老狼跑，老狼毕竟是老狼，好几次躲过了折花战刀。后来老狼专往大白马肚子下钻，如果狼咬马腿，大白马就有可能受惊而把他掀翻在地。哈木宰一直担心着大白马，可大白马似乎懂他的心思，就用蹄子踢，此时另一只狼也钻到了大白马的肚子下。

哈木宰瞅准机会，夹紧双腿，身子就势弯下去，左手里的战刀铮铮作响。老狼刚从右面穿插过来，只听一声惨叫，哈木宰的刀准确地刺进了老狼的胸膛。

狼群顿时乱了阵脚，开始往后退。

扎西听到声音也冲了过来，他手中的藏刀上下挥舞，那些狼四散而去。看到哈木宰抢了先，扎西有些不自在，当他看到倒在地上的老狼时，脸色又沉了一沉。

卓玛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调皮地朝着哈木宰吐了吐舌头。

看着老狼，扎西取出刀子要割狼舌头，说这是治胃病最好的药。哈木